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六十六

明 徐元太 撰

君道門 六

用賢

兔罝文王聞大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詩說周南）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毛詩鶴鳴註）

泌水之流洋洋然饑者見之可飲以樂饑以喻人君慤

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鄭氏箋詩衡門

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毛詩正義伐柯

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禮記表記

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大戴禮記少閒

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後漢書陳龜傳

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後漢書郎顗傳

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周書蘇綽傳

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鹽鐵論利議

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

於削鹽鐵論相刺

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新序雜事五

一身三手无益於輔兩足共節不能克敏焦氏易林睽之節

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兩馬爭車敗壞家室焦氏易林恒之既濟

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王逸註楚辭離騷經

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王逸註楚

章

言纖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為盡其力君不任賢者賢者亦不盡其節

王逸註楚辭九歎

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

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時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徐幹中論亡國

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李善註文選任彥昇薦士表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廣文選劉子政杖銘

蒼鷹厲爪翼與恥與鸞雀遊成敗在縱者無令鷙鳥憂初學記鳥部

鷹註

辨才

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亦螭不能無雲而飛晉書張載傳

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屠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晉書張載傳

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離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周書蘇綽傳

勾粵之簳鏃以精金鷙隼為之羽以之棓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衡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戫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劚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

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亢倉子政道

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淮南子詮言訓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淮南子詮言訓

言弧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王逸註楚辭七諫

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

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王充論衡量知篇

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王充論衡效力篇

夫龍驥維縶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刀抱朴子外篇任命

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鶩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

騄駮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戚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抱朴子外篇嘉遯

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抱朴子外篇審舉

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猨狖與貛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鋸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縶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抱朴子外

篇博喻

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竝任則騄騏與駑駘不異抱朴子外篇博喻

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手抱朴子外篇博喻

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碛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為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

故鮑鰍褻絳虬於淵洿鴑蹇驥駿騄於垧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抱朴子外篇廣譬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淬雜實繁抱朴子外篇審舉

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勁銳之質卓然易見猶因人獲顯況乃志行難覩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劉子大質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

於斷割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

駑鈍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註

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物趨一也廣文選伏公表與阮步兵書

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廣文選班固連珠

考實推行莫過於鄉閭校才選能莫善於對策意林篤論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才 意林

物理論

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藝文類聚軍器部劍

必使玉石薰猶區別靡雜涇渭玄黃條流不爽 藝文類聚職官部吏部尚書表

自非剖蚌識珠覩石知玉 藝文類聚職官部吏部郎啟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

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藝文類聚治政部薦舉

白猨玄豹藏於欏檻何以知其㨗太平御覽獸部猨

譬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悉為畫師各有所習巧能不同所喜不等或工畫屋宅不工畫體或便模者不能博採或工於手足巧於耳目或頭首不端身形姝好或有不能所習各異或能可人或不可人所知殊别容貌不同王盡召畫師應時皆至王令畫作三界諸形而

告之曰各自畫像以持示吾皆合衆師聚於一處各各畫形一師最上悉得其體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七

知人

徵降霜雪以取松栢汲冢周書鄷保解

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禮記禮器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

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越絶外傳紀策考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説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慼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

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戰國策楚考烈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

沉湎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戰國策楚考烈王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戰國策魏文侯

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史記趙奢傳

吳越春秋云大夫種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蹲而吠之從史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

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註

夫觀雲機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覩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後漢紀光武八

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管子大匡

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

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子華子晏子問黨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鵰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鵰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説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以為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亢倉子君道

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荀子君道

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荀子儒效篇

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呂氏春秋論人

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

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呂氏春秋本味

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任數

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呂氏春秋審應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貍則必不知狐又不知貍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貍也狐貍非異同類也而謂狐貍則不知狐貍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淮南子繆稱訓

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

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淮南子氾論訓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

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淮南子氾論訓）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淮南子氾論訓）

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

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淮南子人間訓

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說苑臣衡

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

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也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四足知大體矣說苑尊賢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薄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

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說苑政理

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 列女傳周列國齊孤逐女

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 揚子問神

言材木委積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衆多非明

君則不知我之有能也王逸註楚辭九章

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王充論衡答佞篇

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劉邵人物志七繆

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

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徐幹中論

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抱朴子外篇行品

以英逸而遭大明桑陰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抱朴子外篇接疏

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

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逺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竒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抱朴子外篇博喻

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抱朴子外篇擢才

九方諲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絶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劉子知人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為隣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劉子知人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鶬鴰上莫項切下鴰同見其首者名曰鵷鶵上於乎切下音澤皆訾其

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摇錦身霞散綺翮焱（弋聰呼昊二切）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讃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為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黚手足胼胝冠絓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於海西被於流沙生人免為魚鼈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三𠕒之知公輸也鳳

成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遇也劉子知人

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文選司馬彪贈山濤詩

伯樂相馬取之於瘦聖人相士取之於疎意林周生列子

伊尹薪於有莘氿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氿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意林物理論

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 藝文類聚人部鑒誡書

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直亮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藝文類聚人部品藻

譬如有人以手穿珠忽遇無上真摩尼寶心大歡喜當知是人必已曾見 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六

得人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易鼎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孔氏傳書說命下

鳳凰于飛翽翽 音諱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 音附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 音蚌 萋萋雝雝喈喈 詩大雅卷阿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 詩說齊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毛詩南山有臺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毛詩棫樸

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毛詩正義南山有臺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中庸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梁惠

王下

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

執金吾羿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産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 前漢書東方朔傳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前漢書敘傳下

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後漢書郎顗列傳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

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 後漢書李膺傳註

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 蜀志秦宓傳

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足 吳志王蕃傳註

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晉書王接傳
皎皎瑚器來光玉繩晉書高光傳
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濵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宋書隱逸周續之傳
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隋書李德林傳
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祕璧之貴隆

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與資得財替因失士南史謝宏微子謝莊傳

文王將田史編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天道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太公六韜文師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恥而人不信也管子形勢解

羿逢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子王霸

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

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呂氏春秋知度）

今夫塞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主功名亦然要在得賢（呂氏春秋察賢）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

得一伯樂得十良劒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呂氏春秋贊能

三代之法不亾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亾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淮南子泰族訓

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

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亾也蘧伯玉以其

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 淮南子泰族訓

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

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

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

謂之傑 淮南子泰族訓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

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亾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韓詩外傳

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說苑尊賢

鳳凰在左麒麟處右仁聖相遇伊吕集聚焦氏易林訟之咸

栢桂棟梁相輔為强焦氏易林比之旅

窻牖戶房通利明光賢智輔聖仁施大行焦氏易林大畜之升

阿衡服箱太乙載行焦氏易林恒之復

千里騂駒為王服車嘉其驪榮君子有成焦氏易林晉之遯

和氣所生物皆不朽聖賢居位國无凶咎焦氏易林解之井

四

廓

次二金榦玉楨廓于城測曰金榦玉楨蕃輔正也太玄經第

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太玄經第

五

翕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太玄經第六將

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黄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　潛夫論思賢

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騄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抱朴子外篇審舉

千年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竝伐未及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抱朴子外篇廣

譬

鑒之正者猶為不迷況得賢者與為治乎太玄經第六背解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文選孔融薦禰衡表

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據廣文選陸士龍盛德頌

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强策廣文選宋玉九辯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黒白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意林尸子

枯岸之珠既掄潤山之玉已薦藝文類聚治政部薦舉表

夫忠謇朝之杷朳正人國之掃篲也秉杷執篲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太平御覽器物部杷朳

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而通乎輕重太平御覽禮儀部賀

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拔筋太平御覽人事部筋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仁賢哲士

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太平御覽居處部棟）

孫綽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是也（埤雅品物門龍）

文王遇太公於渭濱皤然皓首持竿垂釣文王得之灼若祛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覩山（初學記地部渭水註）

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氏語林賞譽）

喻林卷六十六

喻林卷六十七

明　徐元太　撰

君道門七

任人

臣作朕股肱耳目（書益稷）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書盤庚上）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書說命下）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書君牙）

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汲冢周書大匡解
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汲冢周書皇門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音在乃棄爾輔載如字輸爾載音在將伯助予詩小雅正月
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興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毛詩正義鶴鳴
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絶之險汝商人何得

曾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為意乎毛詩正義正月

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毛詩正義正月

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益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

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毛詩正義正月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

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趙氏註孟梁惠王下

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孔子家語執轡

山月升騰聖人以命相統治三墳形墳

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前漢書武帝紀

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 前漢書匡衡傳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後漢書袁紹列傳

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葢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

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魏志任城王傳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晉書王導列傳

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嶽作屏則帝王成務宋書武帝中本紀

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熒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魏書安同子原傳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玆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周書

蘇綽傳

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檝北史隋本紀下

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隋書元壽傳

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管子霸形

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管子小匡

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文子上仁

與馬逐走筋絶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文子上仁

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戸道德之益也鶡冠子道端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

使馬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列子仲尼

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罟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墨子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霈然而莫之禦鬼谷子符言註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鬼谷子符言

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

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慎子威德

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戸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荀子君道

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荀子君道

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荀子大略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荀子王霸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荀子王霸篇

摇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摇矣臨淵而摇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

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韓非子外儲說右

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韓非子解老

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

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呂氏春秋本生

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呂氏春秋圜道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

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呂氏春秋審分

袚篲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歴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

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呂氏春秋勿躬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巳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

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呂氏春秋知度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

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宫室不善夫國重務也其不善也豈特宫室哉巧匠為宫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衆棘之有衆狐之有也食棘之衆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呂氏春秋分職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王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淮南子主術訓

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淮南子濟俗訓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乗人之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

勝淮南子道應訓

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剥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淮南子詮言訓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不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淮南子說林訓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里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淮南子主術訓

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

則上下相制制使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背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春秋繁露通國身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

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韓詩外傳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

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韓詩外傳

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 說苑君道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巳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說苑

政理

高樓無柱顛僵不久紂失三仁身死牧野焦氏易林家人之升

執斧破薪使媒求婦焦氏易林家人之漸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於兩切岬方爾切測曰崔嵬不崩羣

士橿僵橿太玄經第一增

上九與荼有守辭于盧首不殆測曰與荼有守故愈新

也太玄經第五守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太玄

經第六割

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潛夫論思賢

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潛夫論班祿

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王充論衡問孔篇

故疾步衆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仗乎

鷹犬抱朴子外篇任能

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抱朴子外篇博喻

能任賢自輔猶髙峻之山賴峽岬也太玄經第一增解

崔嵬當崩而不崩者以用彊足之故也髙位之君而不危者以有賢輔之臣也太玄經第一增解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為聖人

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郭子註莊寓言

工匠之利利斧猶明君之利利賢也匠非斧無以展其巧君非賢臣無與共其治太玄經第三斷解

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前漢書註楚元王傳

綱之有網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網紀張則網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揚子法言註先知篇

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李善註文選思玄賦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 文選曹元首六代論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文選陸士衡演連珠

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 文選任彥升讓吏部表註

通壞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 文選任彥升薦士表

振鷺雖飛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廣文選王仲宣做連珠

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廣文選班固連珠）

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廣文選班固連珠）

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少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意林太公金匱）

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藝文類聚治政部薦舉表）

翼德扶耆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藝文類聚服飾部杖銘）

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藝文類聚人部鑒誡詩

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文苑英華庾信藩王讓官表

鳳有翼龍有鱗君不獨興必須良臣初學記帝王部總叙帝王註

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帝舜有虞氏

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玉海官制人物

器使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國風谷風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禮記王制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周禮秋官掌戮

楚昭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髙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髙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

也左傳定公五年

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後漢書志禮儀中註

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蜀志馬良傳註

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晉書褚裒傳

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晉書傅咸傳

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齎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晉書袁甫傳

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宋書孔覬傳

便當隨彼方圓飾之矩矱陳書後主紀

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

用大小異宜棤棁棟梁莫可棄也隋書李諤列傳

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管子立政

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晏子春秋問上

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晏子問上

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

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莊子庚桑楚

是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墨子尚賢中

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公孫龍子跡府註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

豈徒十二乘而已鬼谷子謀篇註

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韓非子揚權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黄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兎要裹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宫室不成矣呂氏春秋離俗

夫華騮騄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

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 淮南子主術訓

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奥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説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

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劗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淮南子主術訓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樑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櫚欀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

責以無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淮南子主術訓

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淮南子主術訓

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淮南子繆稱訓

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淮南子齊俗訓

伊尹之興王功也修脛者使之踏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淮南子齊俗訓

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淮南子泰族訓

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孔叢子居衛

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別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鹽鐵論中韓

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一節潛夫論實貢

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潛夫

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纖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為臣則不知其為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為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天禄閣外史將才

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王充論衡程材篇

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周易略例明文

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抱朴子外篇務正

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抱朴子外篇博喻

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勲於佐命抱朴子外篇博喻

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抱朴子外篇博喻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鷰菅蒼蒯編以蓑笠葉微疎系黯若朽壤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寔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劉子適才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嘘噢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嘘噢之宜也卞莊

子之昇殷庭也鳴珮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温顔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劉子適才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蹋鍤强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劉子適才

夫樫栢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桁直者中

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釿故無棄材劉子適才

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嗷吹噴聲而人悦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蚌銜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鴟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𥓾之劒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曽不如鈎鐮之功也劉子適才

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葢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厦何者

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劉子均任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隅其通七竅理具用也李善註文選陸士衡演連珠

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文選嵇康絕交書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意林呂氏春秋

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藝文類聚雜文

部連珠

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幨太平御覽布帛部錦

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

行其名乃彰黄帝素問靈樞經官能

喻林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貢生臣陳昌敬

喻林卷六十八

明 徐元太 撰

君道門八

擇任

既體剛直則不食汚穢必須井潔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髙而後乃用周易正義 井

折柳木以為蕃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

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毛詩正義東方未明

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毛詩正義候人

隰中之柔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離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柔盛如此則原上之柔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也猶野中君

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毛詩正義隰桑）

夫為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註）

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

後乃使之令為天下之工或非也戰國策趙孝成王

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大戴禮記子張問人官

衣服附在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犧當用純德之人猶如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巳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春秋正義昭公二十二年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梁惠王下

容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戰國策趙孝成王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重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嬖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嬖無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縠也戰國策齊

宣王

令人主說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鄒陽傳

淳于髠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史記田完世家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

雖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前漢書王褒傳

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 後漢書蔡邕列傳

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

良樂之選驥足也魏志杜畿傳

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魏書咸陽王禧傳

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魏書甄琛傳

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周書蘇綽傳

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

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悦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周書蘇綽傳

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劄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北史薛彪子子琡傳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訾毁賢譽惡也之人勿與任大管子形勢

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鶡冠子天則

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鶡冠子世賢

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

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

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　墨子

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才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公孫龍子通變論註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内不可以

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内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荀子君道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大略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韓非子內儲說上）

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韓非子內儲說左上）

夫人主之所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

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韓非子外儲說右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

王良也韓非子難勢

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嗜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韓非子難四

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韓非子定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韓非子五蠹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黃石公素書安履

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呂氏春秋傳志

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强杖讒者滅杖賊者亡陸子輔政

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陸子輔政

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淮南子主術訓

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淮南子齊俗訓

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為一選

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 孔叢子對魏王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

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韓詩外傳

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

鹽鐵論刑德

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强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鹽鐵論除狹

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新序雜事五

任劣力薄孱駑恐怯如蝟見鵲不敢拒格焦氏易林乾之萃

使燕築室身無庇宿焦氏易林隨之損

蒿蓬代柱大屋顛仆焦氏易林觀之需

朽輿瘦駟不任御轡焦氏易林解之蒙

牧羊逐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卒歲无功焦氏易林損之歸妹

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焦氏易林巽之節

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揚子寡見

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巳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

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嚶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馬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雨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潛夫論賢難

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策終不竟道將傾覆也 王逸註楚辭七諫

言已願令君推逐妾御出之勿令亂政迎宓妃賢女於伊雒之水以配於君則化行也 王逸註楚辭九歎

柱細則屋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 武侯十六策陰察

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饑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

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王充論衡藝增篇

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王充論衡答佞篇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夜夜之來乃致狡賔山海經東山經圖讚

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抱朴子外篇百里

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抱朴子外篇審

舉

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雖琱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禄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抱朴子外篇廣譬

餘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稍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絶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鋭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

之禍焉抱朴子外篇博喻

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彞倫而臻升平矣抱朴子外篇博喻

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抱朴子外篇廣譬

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

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熈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紲芻狗而責盧鵲之効縶雞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抱朴子外篇吳失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郭子註莊人間世

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

前漢書註
王商傳

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以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 揚子法言註寡見篇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文選江文通擬盧郎中詩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待疾 意林仲長統昌言

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搆大厦者先擇匠而後揀材治國家者先擇佐

而後定民意林物理論

杖必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藝文類聚服飾部杖銘

遵其軌躅必大厦之棟梁惣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藝文類聚職官部吏部尚書表

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蹢之路巳窮梁棟之用斯闕藝文類聚職官部刺史表

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麑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太平御覽獸部

麑

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雛也太平御覽職官部總叙官

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於捕麋鹿而張兎罝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太平御覽資產部罝

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賢不必所愛都蔗雖甘猶不可杖佞人說已亦不可相太平御覽果部甘蔗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太平御覽資產部釣

射之為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

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射上

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初學記政理部醫

棄晨雞佚鳳警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政也事類賦鷄部雞註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玉海詔令律令上

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喻如宰夫以鱓鼈為蕁羮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饑之可望乎本草一卷

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困學紀聞卷三詩

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絶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黄帝素問靈樞經根結

專任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傳僖公五年

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竝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

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戰國策魏哀王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

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内也繩之外與法之内讎也不相受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

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

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韓非子外儲說右

令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邉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韓非子外儲說右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韓非子孤憤

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苟非不能屬之者罪也說苑善說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

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新序雜事

二

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蹤緤與遥見而指屬與新序雜事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韓詩外傳

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

辭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文選鄒陽於獄上書

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

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藝文類聚

鄭簡公謂子産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産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事文類聚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痤為惠王療疾皆愈

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醫竘曰背非吾背也任之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太平御覽方術部醫）

燭奸

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竹書紀年上）

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管子君臣上）

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偽之人

無所伏矣管子君臣上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管子九守

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鬼谷子權篇

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思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韓非子有度

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

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韓非子備内

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韓非子守道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廪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

加之國韓非子外儲說左

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韓非子難三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韓非子六

反

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𧾷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呂氏春秋壹行

喻林卷六十八